

青萍的人生歷程

序

我們活在同一個宇宙之中

(鍾青萍的父親鍾露昇作，2016 年 88 歲。)

我出生在福建東海之濱，
1947 年移居美麗的寶島臺灣臺北。
青萍出生在臺北，
1969 年移居山明水秀的西雅圖。

爲了得到更多的學習經驗，
他各處遊學，最後落腳在路易斯安那州。
在那裏他拿到學士、碩士、博士學位，
然後轉到斯普肯任教。

幾年後，他到休士頓任教，
然後轉到他的出生地任客座教授。
他從事教育，培養學生，
2015 年末，他走到生命的終點。

孫子和敏告訴我這個消息，
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？
一時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事實，
時空凝住，腦子裏一片‘空’。

是我帶他來到這個世界，
現在他回歸太空。
將來有一天，
他來帶我一起萍蹤萬里。

我們所有的親戚朋友，
我們所有的老師學生，
不必悲傷，但求健康，
因為我們活在同一個宇宙之中。

(2016年1月於美國華盛頓州可美島)

Web-site: www.learn-chinese.org

文

2015 年末，我接到孫子和敏的電話，告訴我他父親青萍昏迷送入醫院急救，有生命危險。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，我一時腦子轉不過來，時空凝住，腦子裏一片‘空’。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？和敏很鎮定，忍住悲切，準備立刻回臺北，我想跟他同行，幫忙照料一切。當時因為過年，我買不到票，和敏輾轉從舊金山飛去臺北。在醫院裏，有親戚王敏華照料。她告訴我，青萍還有知覺，能聽到別人說話，自己卻說不出口。她給我打長途電話，要我在青萍耳邊說幾句話。我說：‘萍，我是爸爸。你要堅強活過來，我們就趕去臺北看你。’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祝禱搶救成功，醫生說因為缺氧太久，救治無效。孫女一梅來電話告訴我：‘He passed away.’ 英文裏 ‘passed away’ 和 ‘passed out’，一個是過世，一個是昏迷。我希望翻譯有誤，只是昏迷，還有救。第二天，和敏到了臺北，證實是過世，我這一絲的希望徹底破滅。二十年前，小兒子青汀因為癌症去世，現在惟一的兒子也離我而去。三個兒女，只剩下一個女兒。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是人生的大痛苦。我已經進入老邁之齡，雖然身體還算健康，精神也能飛上太空，其實是風中殘燭。我真願意代他先去，留他蓬勃的活力接替我為教育服務。

我翻開以前的照片，往事歷歷如在眼前，就從 1954 年他出生說起吧。我結婚時，妻子當時年輕，本不想早有兒女。因為無窮的過去世‘業力’所感召，他自己來跟我成為父子關係。他的出生給我們一家人

一大歡喜。當時臺北房屋短缺，我暫時在岳父家住；另外一個原因，就是有岳母幫忙照顧孩子，我有時間專心工作。房子是租的，在臺北市長沙街尾，離淡水河不遠。一個長方形的舊屋，分割成五小間。我們住一間，就是我們的洞房。我寫了一篇文章就叫做〈洞房〉，登在〈文壇〉雜誌上。下雨時候漏水，要用塑膠布蓋在床頂上，雨大了要打傘。因為靠街邊，吵鬧的聲音不絕於耳。因為我日間必須工作，青萍就跟他外祖父母睡，好讓我們睡得好些。由於地區的環境欠佳，還有他外祖母過份寵愛，儘量喂食，使他腸胃不好，必須常去看病。

青萍小時候就很聰明，三歲就能認字。我拿〈新生報〉指給他某字，下次他就記得。為了孩子早些受教育，五歲就送他到幼稚園上學。大人帶他幾次，他就能認路回家。有一次，他丟了，可能是有人故意留住他。我們全家着急得不得了，雇人打鑼尋找，說是撿到的送回有賞。一等再等，以為從此失去我們心愛的青萍了，大家痛苦萬分。幾個小時以後才有人送來，我們趕快給他些錢，連聲說謝。我們全家高興得很，我的寶貝兒子找到了。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〈萍兒走失記〉，登在〈聯合報〉的副刊上。現在我再打鑼，在這世上能找回我的萍兒嗎？

青萍不到六歲就上小學，當時叫國民學校。他很懂事，自己走路去，不必大人帶。在臺灣，為了推行國語，有演講比賽、朗讀比賽、作文比賽，他常得獎，第一第二名都有。全市、全省的比賽，他都得過獎。因為有我背後幫着練習，老師常推薦他參加。我們的親近最多的是在比賽之前。從 1952 年起我在〈國語日報〉當〈古今文選〉編輯，

註解翻譯古文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還帶回參考書閱讀，同時還在民衆補習班兼課。每天筋疲力盡，實在沒有時間陪他。只有在周末或假期，帶他去圓山動物園、陽明山、新店玩一玩。時間過去半個多世紀，如果能回到過去，我會帶他多玩玩，補償我沒盡做父親的責任。我們能有這個可能嗎？

後來我轉到師範大學任教，幾年後學校分配給我一個宿舍。我們搬到浦城街，離學校很近，走路就到。從此青萍有機會接觸大學，耳濡目染，自然使他後來從事教育工作。當時小學上初中，競爭很激烈，大家都想考上好學校。爲了達到這個目的，必須課外補習。他很用功，起早睡晚，營養不夠消耗，面黃肌瘦。我看着很痛心，望子成龍，不這樣會耽誤他升初中。我在師大的工作很重，有本國學生，還有外國學生。1956年，師大特別辦一個‘國語教學中心’，專門爲外國學生而設，我是第一批老師。除了教課，我仍舊兼編〈古今文選〉，忙上加忙。我沒有空幫他補習，也沒有能力幫他那種爲升學而設的功課。終於上天不負苦心人，他考上了當時被認爲的好學校大同初中。

後來胡適博士任中央研究院院長，建議政府創辦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，資助大專院校和政府機構選送學員出國留學。當時語言學是新興起獨立的流行學科，在臺灣很少學校開設這門課。我申請到美國學語言學，幸運地得到資助出國。1962年，我到喬治城大學進修兩年。離開家，自然會想念兒女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我回國後，開設語言學、方言學科，同時兼任輔仁大學、淡江大學語音學課。還有〈國語日報·古今文選〉編輯、教外國學生中文、幫助梁實秋教授編輯

<最新實用漢英辭典>，還要指導學生成立語言學會、參加全省演講比賽等。這期間，我比以前更忙，忙得一天見不到青萍一面。我知道他有話要跟我談，可是我只能偶然說上幾句。這也是我抱憾終身的事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我應當減少工作，多陪他讀書，然而時日不再，後悔也沒用。

1968年，我得到一個機會，承華盛頓大學聘我擔任客座副教授。這是一個難得的榮譽職位。過去有幾位臺灣有名的院士、教授來過。我是因為教過外國學生才有這個機會。我來華大，看到這裏的老教授們，自己算是最年輕的後輩。爲了補習英文，我申請入西雅圖大學英文系。第一堂課是莎士比亞，我的教授認爲對我不實用，勸我轉到教育系。這樣我就學習‘課程與教學’。我的教授知道我在華大教書，還稱我爲教授，使我很不好意思。這一年，青萍初中快畢業了。他想來美國求學，我當然贊成。當時出國留學是極困難的事，不像現在要來就可以來。對他來說，直接在美國的高中上學，可以打好英文基礎，對日後上大學很有幫助。我申請全家移居美國，由於學校的推薦，很容易地得到許可。他就這樣移居西雅圖，開始他近半世紀的生活。

1969年，全家來美國，青萍上高中，青菱上初中，青汀上小學。大家過起美國學校的新生活，都很高興，努力讀書。他們的母親，只是帶他們來交給我撫養，自己另有謀劃。半年後的一天，她留下一張紙條，說是已經坐飛機回臺灣了。當時青萍見到紙條，立刻流淚。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到他流淚。我們成了單親家庭，全家陷入愁雲慘

霧之中。日子還是要過，青萍作為大哥，就幫助我帶領他弟弟、妹妹。我當時還有一年才能拿到碩士學位，他把弟弟帶去跟同學住，減輕我的負擔。還有原因，一方面是住的地方離學校近些，一方面也免得觸景傷感。一年後，我拿到碩士學位，他們也在艱難中上學。

青萍高中畢業後，先上社區學院，然後到各處遊學。他一邊上學，一邊打工。不僅自己能獨立，而且幫助弟弟、妹妹的生活。1972年，我申請華大教育學院的博士班。化悲憤為力量，我忘掉過去，把精神用在學習上。我一邊教中文，一邊讀書，還帶着小兒子和女兒。兩年後，我修完課程，通過普通考試，開始寫博士論文。1974年，我創辦‘中華文化研習中心’，請了許多專家，開設許多課。我自己教中文、書法，另外兼任社區學院、針灸學院的課。大部份時間花在文化中心和教書上，論文進行緩慢，終於在1979年拿到博士學位。我的老師梁容若教授說：‘賢弟化不可能為可能。’真的，高學位對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。當時在中國，能考上初中已經難得，高中更困難，大學是遙不可及的事。在臺灣，一直到我已經在大學任教才開始設碩士、博士學位。我不是英文系畢業的學生，只是當年在師大求學時候，旁聽英文系的課而已。當然第一次出國留學在喬治城大學也進步了些。在我教書、求學的十年期間，青萍在外遊學，後來落腳在路易斯安那州，繼續求學，獲得學士(1985)、碩士(1987)、博士(1994)學位。我有兩個上華大的兒女，當然沒有能力供應他費用，完全是他自己一邊擔任助教、講師，一邊修學位。他能刻苦上進，雖然辛苦，但也增強能力，我感到很安慰，同時也對他很抱歉。

青萍畢業後，1994年來華盛頓州斯普肯 Gonzaga 大學任教，我們來往的機會多了。他常帶全家來西雅圖看我。他的女兒、兒子也上小學、中學。有時候，我坐車去看他們，他帶我欣賞當地風景。這期間，一家歡歡喜喜，和睦相處，是我們幾年來最幸福的時光。有一次，我突然膽結石爆發，進入華大醫院急救。朋友家瑞兄在醫院照顧我，同時打電話告訴青萍，他連夜開五六小時的車來看我。他的孝心，使我很感動。將來有一天，我老了生病了，他能來看我嗎？不禁心酸不已。

青萍對子女的教育很重視，經常陪着他們進進出出，兩個孩子也很乖巧，如影隨形，融洽無間。孩子小的時候，給他們講故事，陪他們讀書。他送他們去學小提琴，也陪着他們練琴。一梅在全華盛頓州的高中音樂會上當小提琴手，和敏在華大的一個音樂會上也是小提琴手，可見青萍培養孩子之功。兩個孩子在高中階段已經修了兩年的大學課程。和敏轉來華大，只花兩年時間就完成大學課程，畢業時只有十八歲。又兩年，他拿到碩士學位。從 2005 年起，青萍在臺北任教，一梅、和敏都去看他。和敏有了女兒也帶去見她祖父。這是他在世上能見到的最早的一個孫女，可以想象他是多麼高興啊。我是因為他當祖父，我才被推上當第一任曾祖父，當然我也是非常高興啊。相形之下，我比青萍在家庭上做的太少太少。

小兒子青汀在華大讀音樂系，主修鋼琴、聲樂。畢業後，到他哥哥任教的大學修工商管理碩士，並且任助教。青萍照顧他，使他過幾年幸福的家庭生活。畢業後，青汀到德州王永慶開的塑膠公司工作，不久升到中級經理。我正為他高興，他可以獨立成家了。然而不幸他得

了癌症。他们怕我憂慮，不讓我知道。後來有朋友輾轉傳到我耳邊。我抱怨他們，爲甚麼不讓我知道？現在我才了解他們的用心。青汀臨終時，我和青萍坐飛機趕去。他告訴朋友說：‘我父親、哥哥就要來看我。’可是我們到的時候，他已經等不及先去了，眼睛還沒有閉，原來在等我們啊。在當地舉行了一個追思會，他的同事兩百多人參加，青萍也講了些話。爲了紀念青汀，我蓋了一個廳堂，也作爲圖書館。門上橫批是：‘望汀堂’，上聯是：‘汀外煙雲迷朦，仙子群遊遙天上；’下聯是：‘堂邊竹樹掩映，道翁獨立月影中。’現在青萍走了，我想他要去跟親密的弟弟一同遨遊遙天之上，留下我獨立月影中。

2002年青萍離開斯普肯去休士頓大學任教，有時候他開車來看我，有時候我坐車去看他們，來往的機會就少多了。再後來他轉去臺灣任客座教授，先後在長庚大學(2005)、臺東大學(2006)，最後在明志科技大學(2007-2015)，直到生命的終點。他在臺灣教課的許多年間，指導學生論文，幫助學生出國留學，以及平時跟學生的親密來往，在‘面談書’上、追思會上，大家的熱情談話中可以看出。我自從離開臺北以後，已經將近半世紀沒有回去了，只在三十年前回去過一趟。我跟青萍沒有見面也已經八九年了，本來打算能回去看他，也重溫我臺灣的情結。可是現在來不及了，即使回去，再也看不到他了。臺北是他的出生地，是他的故鄉，有不可割捨的情感。他的同學、同事、學生、親戚、朋友，比任何他住過的地方都多得多。這是他爲甚麼留連忘返，因爲那裏有更多人懷念他。從臺北的追思會有三百多人參加，同事、學生的感人的場面可以看出。

2013年十月底，我搬來可美島長住。這裏是我二十六年前跟朋友合買的一塊地，本來只是作為休閒的地方。面向東方，背山面水，樹木高聳，有海灣可以散步。我種了竹子、杜鵑、牡丹等，種類很多。我叫它‘日升園林’，其實只是一個五英畝的花園。這些年來，無論青萍住在何處，有時間就會來看看。他在斯普肯教書的時候，帶一家人來玩的機會比較多。有一年暑假，他到華大的巴索分校教課，就住在這裏。現在我還能想象他在園中走動的影子，穿過竹叢，走下山坡，到海邊。我本來希望他退休以後回來擴展，增設亭臺樓閣、擴大圖書館、建造講堂。我們可以一同讀書、寫作，看白浪浮雲，聽松濤竹喧，撿漂流木，還可以一同開課講學。現在他已經走了，一切幻想都成了泡影。也許將來能為他建立一個紀念堂，存放他寫的論文、翻譯的書，也可以作為學生、朋友聚會的地方。我擬了一幅對聯：門上橫批是：‘萍蹤堂’，上聯是：‘萍飄萬里，歷盡艱辛，終得歸宿；’下聯是：‘蹤影無邊，逍遙自在，直登太空。’那海邊是他遨遊太空的起點，大洋是他飄流的地方。他們兄弟可以一同飄洋過海到臺灣，循着七十年前我‘唐山過臺灣’的路徑，通過臺灣海峽回到福建，跟我父母、祖先相會。但願他走好，我跟他們天壤相伴。

青萍去世後，互聯網上有他的消息，我侄女麗虹在馬來西亞看到，就打電話給我，並且轉送學生的追思到我電子郵件上。我發覺他在<面談書> (Facebook) 上的網頁叫‘萍蹤’或‘白浪’。我現在住的小屋也叫‘萍蹤小居’，可見我們靈犀相通。其實當年我給他起名字，意思是我從福建飄泊到臺灣有如浮萍，同時‘青萍’用國語或閩南語叫起來很相近。1997年我開設網站是他和他的兒子幫我起頭的，我希望他退休

後繼續我的工作。到現在，我的網站上還把他們父子列為顧問。他走了，只有寄希望於下一代。

青萍爲了求學東奔西跑，我們聚少離多，無法一起生活。1974年我創辦文化中心，其中有太極拳課，我開始學一些。1980年我爲探究生命的意義，就學佛、學道。我蒐集很多哲學書，包括儒家和其他的書。在實際修練上，我念經、打坐。1985年，徐獻堂博士邀請上海氣功師來教氣功，道教學院也請舊金山道士來傳授道法。這樣我學了些氣功，自己也常鍛練，加上日升園林的氣場，我的健康大有進步。我不喝酒，不抽煙，吃清淡食物。如果身體有甚麼地方不舒服，我可以運氣自己治療。可惜青萍不能跟我一起鍛練，要不然他也可以健康長壽，不至於先我而去。這是‘緣份’該如此還是‘業力’驅使如此？可惜可歎！

青萍和我都從事教育，孔子‘有教無類’不分階級的全民教育，我們都奉承。個人的修養，也都能盡力做到，只是家庭不能和諧，是我們的一大遺憾，說起來很慚愧。但願世人以我爲鑒，維護家庭圓滿。至於治國、平天下，只是在理想中。道家老子、莊子的‘道法自然’是我的信條。時序有春夏秋冬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自然界自然運行。莊子說，人開始只是一點氣，然後在胞胎中逐漸形成人形。出胎後，從嬰兒，然後少年、青年、老年，以至逝去，自然來自然去。這正像雲舒雲捲、飄來又飄去，自然而已。佛家認爲人的靈魂不滅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流轉。過去世的所作所爲，累積成‘業力’，看所作的是善是惡，善人升天成爲‘天人’，更高的生於淨土，就是往

生極樂世界。所以人平常要靜修，臨終要一心不亂，求生淨土。太空中，佛國無數，最常說的是阿彌陀佛的國土。有這個信仰，過世就像換個居住地，不必傷痛。弘一大師臨終時寫了‘悲欣交集’四個字，悲的是不能多為人類盡力，欣的是有個歸宿。我個人崇尚儒、道、佛三家，分別應用，以完美人生。我註解、翻譯三家的經典，宣揚他們的思想，部份已經登在網站上。

我住到可美島之後有很多時間，為了推廣‘多元文化’，我把它擴展為‘宇宙和諧中心’。我尊重所有的正規哲學、宗教，各有其上升的天國。人的靈魂在宇宙中只有一種，沒有宗教、種族、國家、黨派之分，因為我們都活在同一個宇宙之中。

E-mail: lushengchong@gmail.com

(完)



